一代风流
五
万年春
欧阳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代风流

五

万年春

欧阳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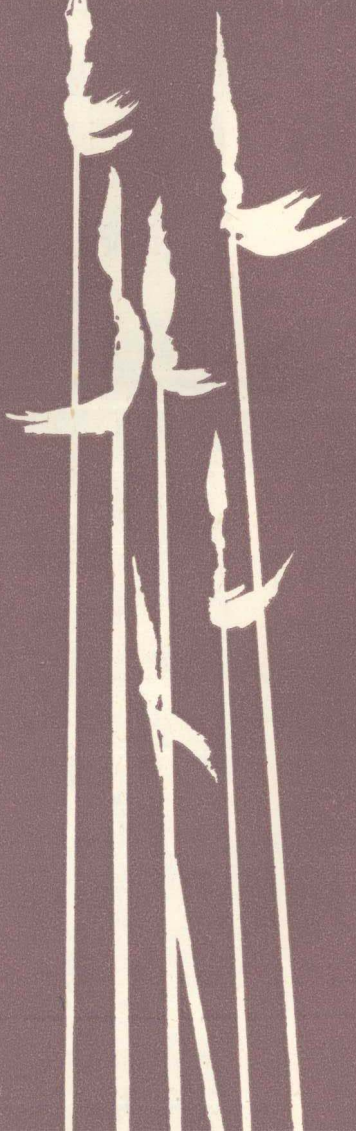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年春/欧阳山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
重印
（一代风流）
ISBN 7-02-002272-3

Ⅰ.万… Ⅱ.欧…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7807号



(京)新登字002号

内 容 说 明

《万年春》是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五卷。继第一卷《三家巷》、第二卷《苦斗》、第三卷《柳暗花明》、以及第四卷《圣地》之后，《万年春》将把全书的结局呈现在读者面前。

《万年春》的故事背景是1947——1949年，也就是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三年。主人公周炳、胡杏和一批革命青年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延安整风审干和延安战役的考验，投入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一个叫做王庄的村子里，他们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垂死的地主和他的女儿，加上几个狗腿子布下了迷魂阵，施展种种阴谋企图破坏土改运动；一些党内同志由于受到错误思想影响，导致土改运动偏离正轨，不能顺利开展；还有的人把个人恩怨、个人得失凌驾于党性原则之上，也给工作造成了很多纠纷和曲折。很长一段时间，周炳和胡杏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甚至受到孤立与排挤。在暂时的劣势下，在种种问题面前，周炳和胡杏却没有退缩，他们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表现出共产党人襟怀坦荡、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在曲折的斗争中，实践检验了真理，正确纠正了错误。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将敌人苦心布置的长期阴谋一一粉碎。作品以全国解放，周炳、胡杏、何守礼、杨承荣、区卓、江炳、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等人凯旋广州三家巷作为大团圆结局。读者长期关心的周炳和胡杏的结果如何，也将得到意料中的解答。到这个时候，三家巷的恩恩怨怨也告一段落了。

全书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大家气魄；同时，流畅精炼的文笔，清新脱俗的语言，又体现出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深厚功力，具有典型的欧阳山风格，是作者花了近三十年的工夫才告完成的力作。

封面设计：秦 龙

万 年 春
Wan Nian Chu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字数287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7/8 插页2

1985年9月北京第1版 199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8000

ISBN 7-02-002272-3/I·1799 定价19.70元

目　次

一六一　向东方……1741
一六二　土改专家……1751
一六三　大善人之谜……1762
一六四　暗事……1774
一六五　骄傲的公主……1786
一六六　义重如山……1798
一六七　夜长梦多……1810
一六八　突破口……1823
一六九　三问……1835
一七〇　低潮……1847
一七一　矛盾的汇报……1858
一七二　漫游青纱帐……1869
一七三　再游青纱帐……1881
一七四　步月倾谈……1893
一七五　秋收笑话……1905
一七六　一朝天子一朝臣……1917
一七七　石头和盖子……1928
一七八　孤掌难鸣……1939
一七九　天下大乱……194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八〇　妒忌……1960
一八一　一锅端……1971
一八二　绝招……1982
一八三　巡视……1993
一八四　决战前夕……2005
一八五　孤立……2016
一八六　开小差……2027
一八七　路漫漫……2038
一八八　王大善的赌注……2048
一八九　一句话……2058
一九〇　纠偏……2068
一九一　知情人……2079
一九二　同生共死……2089
一九三　水落石出……2099
一九四　下场……2109
一九五　不会点头的顽石……2119
一九六　红旗重放光芒……2130
一九七　高朋满座……2140
一九八　缘分……2151
一九九　凌云壮志……2162
二〇〇　大地回春……2173

一六一　向东方

干部队由周炳当队长，胡杏当支部书记，率领着何守礼、李为淑、张纪贞、江炳、区卓、杨承荣、张纪文，男女一共九个人，在一千九百四十七年六月十四那一天，由陕甘宁边区安塞县出发，向晋冀鲁豫边区开始了一次长途行军。他们经过化子坪、王家湾、青阳岔、李家岔、老君殿和绥德城，然后由宋家川过河，到了山西的柳林，再从柳林到了山西临县的三交，前后一共花了八天的时间。他们不说也不笑，不叫也不闹，一里一回头，十里一徘徊地离开了十年依恋的黄土高原，辞别了新交的男男女女的朋友，流露出无限依依的情怀。在开始横渡黄河的时候，张纪文用嘴巴模仿放炮的声音放了三炮："轰隆！轰隆！轰隆！"张纪贞问他干什么，他说："这是三响礼炮催促开船。"在滚滚急流的黄河当中，他们的船绕过了一个漩涡又一个漩涡，他们彼此用手舀起水来，互相泼洒，作为留下一个长久的纪念。

在三交办好了手续，领取了介绍信，他们又重新出发，经过离石、中阳、阳泉、灵石，翻过太岳山，到了沁源境内，前后又一共花了八天的时间。这太岳山青翠葱茏，叫人心旷神怡，比起那黄土高原，又另是一番情趣。他们个个人纵情欢笑，引吭高歌，闯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们到达沁源城的时候，正是六月三十日。晚上，他们全队开会，讨论下一步怎么走法。从这里到沁县，一共有两条路。有一条路比较好走，但是需要四天的时间；有一条路要翻山过岭，比较难走，却是一条捷径，只需要两天的时间。按周炳跟胡杏本来的意思，认为大家选一条平坦的大道比较妥当，但是响应的人寥寥无几。只有素来胆小怕事的李为淑怯生生地说："好吧，既然有一条平坦的大路，就走平坦的大路吧，早两天迟两天到沁县有什么问题呢？"张纪文反对道："话可不能这么说，有现成的捷径不走，为什么要走那条远路呢？别看两天的时间不要紧，咱们这回出发，大家都心急得什么似的，别说两天，就是一天的时间，也非争取早点到达不可。"何守礼也附和着说道："可不是么，总是早一天比晚一天好。咱们在路上走着，咱们的心早就飞到晋冀鲁豫去了。前面路还长着呢，困难还多着呢，这一点难走的路程能算得什么！我坚决主张走捷径，争取两天到达沁县。"后来，张纪贞、江炳、区卓、杨承荣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发言，都主张走捷径，不走坦途，认为争取两天时间固然要紧，走一条比较困难的路，加强全队人员的锻炼也很有必要。如果这么一点小小的困难都不能克服，还谈到什么其他的问题呢？后来，周炳也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决定按照多数人的意愿，选择这条捷径，向沁县出发。只是胡杏还说了一番话，勉励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使全队人员胜利地到达目的地。

第二天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也是大家的生日。这天一早，大家就起了床，结束停当，赶快出发。一个个挎着背包，背着毛毯，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地向前走去。走了差不多一个半

时辰，来到了沁水的岸边。沿途弯弯曲曲，崖壁陡峭，的确不大好走。这沁水也是从峭壁当中弯弯曲曲地流下来。水面并不太宽，看来只有一丈多两丈不到的光景。水色非常清澈，水底的卵石、沙子清晰可见。但是水势流得非常急，哗啦、哗啦地向下倾泻，宛如一道瀑布一样。全队人在岸边停了下来，研究渡河的办法。这里一没有桥梁，二没有船艇，不知道该怎么过法，看样子，只有徒步涉水过去。

张纪文脱下衣服，走进水中，从这边到对岸来回走了一遍，测出河水最深的地方到他的肩膀。这样子，有好几个人就没有法子涉水过去。即使涉水过去，衣服都要全湿了。张纪文见大家迟疑不定，就说："这好办，这没有什么难事，大家等一等。"说完，他就跳进水里，游到对岸去。不久，他又从对岸拖了两根碗口粗，各有一丈多长的树干子回来，一根搭在这边岸上，一根搭在对面岸上。张纪文走到河当中，用肩膀一左一右地扛起两根树干子，好象跳板一样，让大家从他的肩膀上走过去。周炳轻身伶俐地三步两步跳了过去，接着，何守礼、张纪贞、江炳、区卓、杨承荣也都走了过去，只剩下李为淑、胡杏两个人。李为淑不会游水，看见水流那么急，头已经晕了，战战兢兢地连走两次，都还没有走到张纪文的肩膀，就缩回了头。第三次，胡杏走在前面，要拉着李为淑走过去。李为淑不要她拉，叫她自己先走过去，然后单独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在树干子上。可惜走到离张纪文肩膀不远的地方，她往下一看，见水面晃动得那么厉害，眼一闭，头一晕，脚一软，就栽到水中去了。

在那边，周炳看见张纪文这回见义勇为，独力用肩膀扛着

两根树干，让大家在上面走过来，心里面暗暗称赞，对于自己的学生有这样的进步感觉着十分高兴。忽然之间，看见出了事儿，不免大叫了一声，胡杏跟着也尖叫了一声。李为淑掉在水里，半浮半沉地，这时候已经漂流到一丈多远。张纪文一声不吭，扔开两根树干，奋勇扑进水里面，抢着向前面游过去，追赶着李为淑。岸上，周炳、胡杏和江炳三个人也放下了挂包跟毛毯子，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面，一同向前游去。四个人在水里面齐心奋战着，不一会儿工夫就把李为淑拖了上来。一场可怕的灾难很快就过去了，幸喜李为淑只是呛了几口水，不大碍事。

太阳高高地挂在头顶上，天气十分炎热。他们在树丛中把湿了的衣服拧干，又照样穿在身上，和大家一起继续前进。一路上，花香鸟语，风景清幽，人在山谷当中行走，大有脱尘出世之感。大家意气豪放，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连李为淑也恢复了元气，跟着大家一起放声歌唱。独有张纪文一个人闷声不响，耷拉着脑袋走路，他心里面十分难过，自己谴责自己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逞能呢？你为什么要首先提出来走捷径呢？为什么你不跟领导上一个心眼儿，为了不出事情，走一条康庄大道呢？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你是错误的，走捷径就是不对，走捷径就是出了问题。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坚持呢？”想到这里，他实在不能再往下想了。他看见众人嘻嘻哈哈地，健康快乐地在山间小路上盘旋行走，不知不觉地，额头上出了满头大汗。他抹去汗珠，自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又自己谴责自己道：

“速度，速度，什么叫做速度，你知道么？速度必须是不出

问题，不出毛病，不出事故，这样才谈得上速度。如果出了问题，出了毛病，出了事故，这还有什么速度可言呢？一个人驾着一辆大板车，飞快地往前奔跑，一下子，车子翻到崖底下去了，这能叫速度么？不管怎么样，还是周炳跟胡杏他们的意见正确，行军第一是要安全，只有在安全的条件之下讲究速度。唉，你这个人真是——”想到这里，他又不能再往下想了。他悄悄地溜了李为淑一眼，见她脸色红润，举动正常，头发也早已被太阳烘干了，心里面才放下了一块石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暗中祷告道：

“但愿她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不要有什么病疼才好。”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李为淑朝他走了过来，对他高声说道：“真谢谢你了，纪文同志，要不是你搭救，我已经上鬼门关报到去了。”张纪文听了之后，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的说话又结巴起来，词不达意地回答道：“欸、欸、欸——不欸、不欸、不……”说也奇怪，这时候李为淑看起来活泼自在，张纪文倒是显得非常疲倦，脚步也越来越沉重，简直有一点不想动弹的样子。

看看快到晌午，他们进了村子，找村干部派了饭。吃过饭以后，就坐在村头一棵大树底下，歇息了约莫半个时辰。歇息好了，个个精神抖擞，继续赶路。一路上，何守礼跟张纪贞只顾拿着李为淑来开玩笑，把她急得满脸通红，双脚顿地的时候，大家又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周炳跟胡杏两个人默默无言地走着，不说话，也不笑。周炳觉着自己没有把这次行军领导好，刚刚过了太岳山，就出了这么一个事故，心里面十分懊恼。胡杏倒是一直在想，她不该自己一个人先走过那两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树干，如果当时她坚持牵着李为淑走，或者索性把李为淑背起来走，大概也不至于出这样的事故。她十分相信自己背起李为淑走过树干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晚上，到了宿营地以后，区卓去张罗派饭，江炳去张罗宿舍，大家都忙着打开铺盖，洗脸吃饭。吃过饭，周炳召集了一个会议，研究当天行军的经验教训。何守礼、张纪贞、江炳、区卓、杨承荣五个人都纷纷发言，赞美张纪文的勇敢行为，说他一个人站在齐肩膀的河水里面，扛着两根树干子，让大家从上面走过，——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后来看见有队员落了水，自己又奋不顾身地游向前去，把队员救了起来，——这也是非常勇敢果断的行为，充分表达了患难与共的阶级感情、阶级友爱。李为淑也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不应该这样软弱，事到临头，连见水头晕的毛病也克服不了，累了大家担心受怕，吃了一场虚惊。张纪文不但自己没有居功自傲，反而用非常深沉的感情做了自我批评。他说，自己主张冒险走捷径，表面上看来好象可以争取快两天的时间，实际上是一种盲目冒险的行动。结果已经证明：这样的冒险是不对的，是不必要的，自己当初的主张是错误的。对于发生这样一场不幸的事故，应该由他负完全的责任。最后，周炳自己也做了检查，说这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负起责任，把这一次行军领导好，所以出了事故。不管怎么说，这个责任应该由他单独来负，不关别人的事儿。胡杏接着说道：

“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为了更好地吸取教训，也应该按照本来的面貌，把这个事实分析一下。这次是周炳同志提出来要走平坦大道，而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说要走捷径的。

这里面有个多数人的意见的问题。领导上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这也不能算是一种错误。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清清楚楚，走这一条难走的捷径是我们大家的主张。因此，这个责任也应该由大家共同来负。”

周炳仍然坚持道：“虽说这是事实，但是领导最后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这个责任就当然应该落到领导的肩上。大家的意见经过领导的同意，不也就是领导的意见了么？我作为一个领导，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没有考虑到我们队员当中的种种特殊情况，这无论怎么样说，是考虑不周到。如果我当时考虑得更周到一点，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都给大家详细地提了出来，也许咱们会做出另外一种决定。现在，事实不是这样。领导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出现了这样的事故，这是领导上应该完全负责的。希望大家以后继续很好地向领导提意见，我自己也应该很周到地考虑各种各样的情况和问题，大家一起共同把这一次行军工作搞好。”

大家不再说话了。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觉着，道理固然是周炳说得对，但是责任不应该由他一个人单独承担。开完会以后，周炳见张纪文脸色苍白，吃了一惊，连忙走过去，问他觉着怎么了。他说，只觉着心里面乱糟糟的，不知道什么缘故。杨承荣摸摸他的前额，又给他用探热针探了热，说他感受了风寒，发了烧了。最后，杨承荣又取出几片药片，叫张纪文吃了以后，好好去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全队人员在村头那棵大树下面集合，准备出发。张纪文昨天晚上吃了药，出了一点汗，歇了一个晚上，

觉着稍为好些，但是热度没有全退，浑身觉着疲倦。他慢吞吞地走到大树下面，别人都已经到齐了。李为淑见张纪文烧得脸上发红，嘴唇干燥，走路也没精打采的，心中觉着十分过意不去，就向周炳建议道："周炳同志，昨天是七月一日，咱们照样行军，没有放假，今天就补休一天，做为庆祝党的生日吧，好不好？"周炳正在踌躇，准备跟胡杏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可是张纪文听见了，就拍拍胸膛，说道："不要紧，我的身体还好，我的底子也很结实。这一点病难不倒我，我也不至于那样脆弱。让咱们坚持出发，继续赶路吧！"何守礼也插进来说道："如果一定要走，我提议，咱们动员一副担架，抬着他走。病人嘛，应当躺担架，怎么能够自己步行呢？"张纪文把手一摆，冲着何守礼说道："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能躺在担架上面呢？走吧，走吧，我还能走。我坚持步行，到我真走不动的时候，再作商议吧。"周炳跟胡杏再一商量，觉着张纪文态度这样坚决，也不好过于勉强，就决定全队人员集合出发，先走一段，看看结果怎么样再作道理。

头十里地，张纪文果然走得挺带劲儿，跟全队的人员步调一致，情况正常。到了第二个十里地，张纪文的步子慢慢地就迈得小了，拉到人群后面去了。大队也不便催他，走上一二里地就稍为放慢脚步，等他一下。走到第三个十里地，张纪文体力渐渐地支持不住，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坐在路边，稍为休息。大家更不催他，看见他坐了下来，也都跟着坐了下来，等他歇够了再走。就这样，他们走了半天的路，才进村子吃饭、休息。休息过后，张纪文找了一根树丫杈拄在手里，当作拐棍儿，跟大家一起奋勇往前走。开头，他的兴致还非常高昂，有说有笑

的。何守礼讥笑他未老先衰，他还强嘴扯臊道："你懂什么？这正是叫做少年老成。"可是后来，他慢慢地觉着身体不对劲儿，就闷闷地走着，一声不吭，不说也不笑了。周炳看见他走得实在吃力，就建议大队先往前走，他一个人陪着张纪文慢慢地走在后面。张纪文对这个建议坚决地拒绝了。他咬紧牙关，无论怎么样辛苦，也要跟上大队一起走。

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张纪文身体向前倾斜地走着。他全神贯注：他的脸孔朝下俯视着地面，他的短短的脖子不停地扭动着，他的小小的眼睛瞪大着，他的突出的前额渗满了汗珠。他留心看着旁边的同志，看见有谁要超出他的前面，就立刻使劲儿往前赶。这样子，他一直保持着跟大家同样的速度向前步行。有一次，他甚至突出到人群的前面一两丈远的地方，朝大家拧回头，逞能地微笑着。大家也用赞许的微笑回报他。到天色将晚，他们赶到沁县的时候，张纪文已经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他把丫杈一扔，牙关一松，躺在炕上就不能动弹了。

当天晚上，江炳特意给他做了两碗面汤，周炳亲自端到他的面前，看着他吃下去了才走开。吃过饭以后，胡杏亲自走来慰问他，对他十分热情地说道："纪文，你在党的生日那一天，表现得非常好。你看见大家有困难的时候，就挺身而出，为别人服务；看见别的同志出了危险，就奋不顾身地扑向前去抢救同志；最后，又带病走了那么长的路程。大家对于你这些行为都觉得十分钦佩，叫我特意来向你慰问。"张纪文听了，只是一个劲儿傻笑着，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腼腼腆腆地向胡杏提出要求道：

“胡杏同志，我想申请入党，你看我的条件够不够？”这时候，杨承荣又把一小包药片拿来，叫他吃药。他吃完药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当天晚上，胡杏召集了一次支部会议，讨论张纪文申请入党的问题。大家众口一词，都说张纪文自从整风运动以后，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加深了，对自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也有所克服。自从行军以来，他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特别突出的是从沁源到沁县这一段路，好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仍然把他放在党外，那么对于党，对于他个人都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大家都同意吸收他入党，叫他赶快补写一份申请书，把自己到延安以后的种种表现，全面地谈一谈自己的认识过程。等下次支部会再正式讨论一次，然后通知他画出表格，逐项填写。

一六二 土改专家

他们在沁县休息了三天，等张纪文的病完全好了，才继续出发。他们从那里走两天的路程，到了襄垣；从襄垣又走了两天的路程，到了长治；然后走一天到平顺；再走一天，到了黎城；从黎城再走两天，翻过太行山，到了河北省的涉县。他们全队人个个生龙活虎，昂首阔步，越走越有劲儿，没有再出什么事情。只是每次经过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烧光、杀光、抢光的村村镇镇，都不免低徊凭吊一番，愤慨不已。

他们之中最活跃的是那高高瘦瘦，尖尖脸孔的何守礼。她饱饱地欣赏了北国风光，心中好不快活。只见她英姿焕发，喜气逼人，嘴巴不停地说着话，两只手、两只脚也不停地活动着，没有一刻停止。碰到每一个老乡，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她一定要跑上前去，跟他拉话，问他村子里是不是在搞土改运动，目前，土改运动搞到什么程度了，开过诉苦大会没有，等等。连人家住的哪个寨子，哪个围子，都要问得清清楚楚，并且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凡是经过正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庄子跟市镇，她都要钻到会场里面去，看看他们到处张贴一些什么样的口号跟标语，并且又掏出小本子，把它们一项一项地记录下来。

当他们在太行山中行进的时候，全队人都高兴得如醉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